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中「房子」的空間書寫

梁悟心*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輸水管森林》三篇的小說中韓麗珠筆下對「房子」的空間書寫，文章主要被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會討論〈電梯〉一篇中升降機作為居住空間的空間維度異化和〈居住的地方〉中表現短暫的居住空間去討論作者小說中有關「房子」的空間隱喻及如何代寫香港人的集體經歷；第二部分討論〈香蕉雜記上——雞〉一文中規訓與監視的空間，以及作者如何透過利用房子內「看不到的地方」嘗試挑戰規訓與監視中的空間建置的限制。

關鍵詞：韓麗珠、空間書寫、空間隱喻、規訓、監視

一. 緒論：香港小說的城市空間

香港文學於不同的時間對香港的空間有不一樣的書寫方式，自一九五零年代，大量內地文人移居香港，由曹聚仁的《酒店》、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到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等的小說描述了香港五零年代難民或不同南來人士在香港的生活空間，討論了南來人士在香港的遺民意識及狹縫般的處境，形成了香港當時獨特的「遺民空間」。¹到七十至八十年代，由於香港面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擬及落成，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及所屬的城市有所疑問，並追尋自身的身份認同，香港的文學空間形成了一種新的城市圖像，其中以西西建構的「我城」想像最具意義，作家在七零至八零年代的《我城》、《肥土鎮的故事》中的分別提出對於「這座城市」的喜愛，表現了香港新生代對於香港這個城市的歸屬感及認同。其後「我城」的城市空間論述轉向至一種「浮城」心態，例如《浮城誌異》一書中：「許多許多年以前，晴朗的一日白晝，眾目睽睽，浮城忽然像氫氣球那樣，懸在半空了。」²以浮城隱喻香港作為一個凝困於時間及空間，而又介乎天空與海洋之間，沒有根的城市。直至九十年代面對著逐漸逼近的「九七大限」，香港文學對空間的描述再一次發生變化，黃碧雲的《失城》敘述陳路遠的移民經

* 梁悟心，香港 香港大學 中文系碩士生。

1. 陳智德：〈一九五〇年代香港小說的遺民空間：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與阮朗《某公館散記》、曹聚仁《酒店》〉，《中國現代文學》，第19輯/2011年1期（2011年6月），頁5。

2. 何福仁：《西西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頁131。

歷，亦透過陳路遠不斷移民再重回香港的經歷代寫了當時港人面對九七大限的集體焦慮及其產生的逃城心態。³

香港文學中於不同時期呈現出非常不同的城市圖像，由遺民空間到追尋城市歸屬感及身份認同，到面對九七大限的空間甚至心理上的失城論述，從不同年代的香港小說都各自表述多元的城市空間經歷，而九七後的小說呈現著一種怎樣的都市空間？本文旨意討論韓麗珠小說中的空間書寫，韓麗珠的作品往往滲透著一種對於空間的著迷，每篇小說都不厭其煩地營造獨有的空間敘述，曾與韓麗珠合著《雙城辭典》的謝曉虹亦指出：「韓麗珠對『空間』的特殊癖好甚至延及她筆下的人物，以致他們幾乎皆患上了某種空間怪癖。」⁴ 在韓麗珠的小說中充滿了不同奇幻異彩的都市空間，例如在《輸水管森林》出現黑暗無邊的衣櫃、像腸子一般的輸水管和迷宮般的醫院等。韓麗珠小說中光怪陸離的空間敘述呈現出一種異化的都市空間，不同的城市場景展現出一個都市異化圖像。韓麗珠曾經解釋因為生活在香港，空間極為稀少，從小便一直希望擁有自己的空間，大概因為作者從小對空間的追求，導致她寫小說亦有意無意帶著對空間的關懷。由於小說中大量奇異的空間敘述，令韓麗珠的小說不期然地被評為都市異化的小說，縱然如此，韓麗珠對其創作卻有另一番的解釋，作者曾指出：

雖然我的作品寫的大多是城市的故事，但城市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只是寫我生活地方上的事情。不過別人看來就會覺得你理解城市，但對我來說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在城市，怎樣也離不開。⁵

韓麗珠解釋由於她的故事無論是在論述著一個家庭的關係還是一個人的生老病死都離不開一個城市的論述，所有故事都是在一個城市中發生，作者生活在香港便難免敘述著一個以香港作空間背景的小說。

本文主要希望透過研究《輸水管森林》三篇的小說談到韓麗珠筆下「房子」的空間書寫，透過討論〈電梯〉一篇中升降機作為居住空間的空間維度異化和〈居住的地方〉中表現短暫的居住空間去討論作者小說中有關「房子」的空間隱喻及如何代寫香港人的集體經歷，最後討論〈香蕉雜記上——雞〉一文中規訓與監視的空間，以及作者如何透過利用房子內「看不到的地方」嘗試挑戰規訓與監視中的空間建置的限制。

二. 「房子」的空間隱喻

「房子」是韓麗珠小說中經常出現的空間，但在作者的筆下，「房子」往往會以其他形式出現，例如：「升降機」、「衣櫃」和「交通工具」等，而每當作者刻意將「房子」的空間異化成其他空間，這種異化便成為了一種空間的隱喻，以下將探討《輸水管森林》中〈電梯〉和〈居住的地方〉的空間隱喻如何代寫香港人的集體經歷：

3. 黃念欣：〈黃碧雲小說的暴力美學〉，（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頁2。

4. 謝曉虹：〈城市空間癖及意義的旅程——讀韓麗珠的小說〉，《香港文學》，第242輯（2005年2月），頁62。

5. 伍家偉：《寫作好年華——香港新生代作家訪談與導賞》（香港：匯智，2009年），頁16。

(一) 空間維度的異化

「房子」是韓麗珠小說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場景，但在作者筆下的生活空間往往和常人對居所溫暖、開明且安全的印象出現極大的差距，韓麗珠在《輸水管森林》中〈電梯〉一篇裏，作者以升降機對照居所，以「我」的敘述呈現出一個千奇百怪又詭異的異化生活空間，〈電梯〉描述著一個空間維度異化的生活空間，小說中的「我」從小生活在一個狹小的空間，直至後來才知道原來自己的「房子」是一座荒廢的升降機：

那一年，我聽過許多人說，我們住的地方原來是一座荒置了的升降機。我怎樣也不相信。那地方沒有窗子，四面的鋼板都發鏽，而且某些位置的油漆剝落了，一塊一塊像疙瘩似的。如果不慎把手碰上去，便滿手都是黑黑的灰塵。

我們的房子被火燒光，還有許多和我們同一命運的人，有些住在垃圾房裡，有些睡到街上去。我們搬到一個五十多呎的空間內，同住的還有另一戶人家，一共七人。⁶

韓麗珠筆下的「我」因為房子被火燒掉了的關係，在空間匱乏的情況下搬到一個五十多呎且荒廢了的升降機內與另一家人居住，升降機作為一種運輸工具，隨著因為面對多人因大火而失去居所的緣故而異化，成為了一個可以讓人住下來生活的「房子」。但這種狹小的「房子」並不是容人長期居住的房屋，這種異化的空間同時導致了居住者心理上的異化，因為空間的狹窄、充滿蟑螂且不宜居住的環境，令到居住的人需要常常爭奪煮食用具和洗手間並因而大打出手，升降機不斷傳出罵人的聲音，最後導致「我」的父親砍死了同住的人並自殺。作者在小說中刻意以一個五十呎的空間比擬狹小的生活空間，由於升降機空間的異化，延伸到最後生活在內的人的心理亦出現異化，一座荒廢了的升降機沒有任何窗子，阻隔與外界交流的任何機會，住在四面都發鏽的空間內，令到自己的內心亦逐漸被同化，變得封閉漆黑，就如父親把人砍死再自殺，母親不斷埋怨想要離開這個鬼地方，我看著蟑螂發呆等。

同時。文中升降機的空間呈現另一種明顯的異化，作者在〈電梯〉：〈豪華升降機〉中將一個狹小且短暫的空間描述成一個堂皇華麗的場所：

升降機的門敞開著，頂部掛著一朵大得出奇的水晶花燈，燈光暗黃。四面都是鏡子，而且鑲著抽象派的圖畫。睡牀，書桌和衣櫥等也一應俱全。⁷

文中描述了作者曾經見過一個瑰麗堂皇的升降機，而這個升降機的空間長久地在「我」的腦海中徘徊著，由於小時候主角一家需要與他人共存於一個狹小的升降機，「我」的母親有意無意的向「我」灌輸了：「有錢真好，有錢便可以離開這鬼地方。」⁸

6. 韓麗珠：〈電梯〉，《輸水管森林》，〈電梯〉，頁4。

7. 韓麗珠：〈電梯〉，頁3。

8. 韓麗珠：〈電梯〉，頁4。

的想法，令主角從小便渴望住進這個一應俱全的豪華升降機。這個豪華的居所對於自小家貧又需要與其他家庭共住的「我」來說，是一個理想中十分渴望的居所，但與此同時，升降機亦是一個冷血無情的地方：

無論任何時候，升降機門前都堆滿了一大羣人。升降機的空間容納不了他們，所以總有幾人逃不出被攆出去的命運。站在升降機內的人同仇敵愾把多餘者趕出，好像是那麼順理成章的一樁事。我也有被人攆出去的經驗，是以不得不為自己還能夠站在升降梯而慶幸。⁹

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為了生存，城裡的人必須要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需要贏過他人，你才可以擠身其中，不被其他人攆出，作者將這種瘋狂競爭的社會風氣濃縮到一程的升降機中，從升降機狹小的特質說明市場競爭的激烈，因為升降機只是一個狹小的空間，所以您必須具備相當的能耐和實力才可以擠進去，換取自己可以立足的地方。但這個人人都想住上的升降機，卻又一再異化成為一部會吃人的升降機：

我問他：有沒有看見一個三歲多，胖胖的小孩經過？

那人對我說：你的兒子大抵是給升降機吃了。他說他看見很多升降機吃人的事件。那些擠在升降機內的人，莫名其妙地消失。

我向他提出了要在升降機內住下來的要求。那怎麼行？

他神秘地說：升降機會把你也吃掉了。

我看著鏡子上的畫出神：這個答案，我早知道了。¹⁰

〈電梯〉中，即使「我」知道如果自己走進去這座升降機裏會被它吃掉也好，我仍然甘心樂意住進去豪華升降機中，因為自小母親的想法，伴隨著貧窮和狹小惡劣的生活空間，導致「我」的目標只有住進豪華的升降機，哪怕升降機會把我吞噬。同時，「我」的這種扭曲的想法，在「我」的兒子未出生以前已經遺傳了給他了：

我看著妻子微微隆起的腹部，想到當務之急，應該是如何讓我那還沒有出生的孩子知道，這世上的空間是怎樣的缺乏，幾乎要踩到別人的腳上去，才能找到立足之處。¹¹

作者以「升降機」會「吃人」的異化空間隱喻誇張的呈現了城市的高度競爭和市民日益困難的生存條件，由「我」的母親從小灌輸我要做個有錢人，要有能力搬離那個狹小的鬼地方，到當「我」的兒子還未出生時已經要向他傳達這個世界空間的匱乏，並如

9. 韓麗珠：〈電梯〉，頁1。

10. 韓麗珠：〈電梯〉，頁7。

11. 韓麗珠：〈電梯〉，頁7。

何要踩著別人才有立足之地，作者描述著一個不斷惡化的循環，在新生命開始之先，嬰兒的地位以備升降機狹小的空間定義終身需要競爭。

〈電梯〉這篇小說不斷以異化的方式去描寫居所的空間，從主角一家因為一場大火失去居住的空間而需要住進一個狹小且擁擠的空置升降機開始，到主角幻想可以住進一個設備俱全且華麗的升降機，再到主角決意住進一個明知會吃人的升降機，小說中的「升降機」總是不斷的出現異化，而「我」亦不約而同的「住進」了／想「住進」這些升降機中。韓麗珠在描述一個異化的居所時，亦是以異化的方式對抗現實的荒謬。從〈電梯〉的敘述中，不難發現這篇小說代寫了香港人居住空間的歷史及經驗，香港公共房屋的起源始於1953年導致50,000多名災民無家可歸的石硤尾木屋區火災。面對大量災民流離失所，當時的政府為了安置災民，於石硤尾附近興建徙置大廈供災民入住，徙置區的居住環境狹小且惡劣，災民亦需要共用如廁及煮食空間，早期香港人的集體經歷被韓麗珠以「電梯」的方式隱喻了，韓麗珠以香港的住屋歷史作為小說的背景，進而交代香港城市競爭帶來的荒謬。

韓麗珠在〈電梯〉中巧妙地透過「升降機」的升降、狹小和封閉等空間結構特點，隱喻了這個城市的人對居所的渴求以及生活空間的擠迫，社會階層必須透過踐踏他人而流動，甚至是對未來和競爭的恐懼，去到最後「我」在妻子喋喋不休地討論著醫院的電梯時，說出了他「最討厭升降機」¹²的說話。

（二）暫住的「房子」

在韓麗珠的小說中，敘述者所住的「房子」總是短暫的，就如〈電梯〉一文中，敘述者不停的搬家，由因為房子被大火燒掉了而要搬去一個狹小的空間，到因為父親把同住的另一戶人砍掉在自殺，所以我們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¹³到我想在吃人的升降機內住下來，一個短篇小說裏，主角總是不停的由一個「房子」搬遷到另一個「房子」，所有居住的空間都是短暫的。而這一種情況不斷出現在《輸水管森林》裏同名的小說〈輸水管森林〉中：

他住在對面的大廈，那是一幢快將拆卸的樓宇，不少住客已遷走，剩下的寥寥可數，遠處看去有無數個空置了的窟窿。；¹⁴

樓上或樓下或隔鄰是已經荒廢的屋子。；¹⁵

我甚至在看不到對面的大廈，因為我們也將要搬到另一個地方去。；¹⁶

12. 韓麗珠：〈電梯〉，《輸水管森林》，〈電梯〉，頁8。

13. 韓麗珠：〈電梯〉，頁4。

14.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輸水管森林》，〈輸水管森林〉，頁2。

15.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頁10。

16.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頁11。

母親開始上班，弟弟到了一所寄宿學校去唸書。¹⁷

作者不斷不斷強調他們的「房子」是暫居的，無論是因為對面的房子需要清拆而胖子上下左右的鄰居需要遷走，「我」和我的家人搬到去一個「外婆不會回來了」¹⁸的新居，抑或是搬了新居後的弟弟要去寄宿學校裏唸書而遷走，小說中不同角色都面對著形形色色的居所，他們不斷暫住於不同的「房子」裏。

而這一種「暫居的房子」於〈居住的地方〉一文中表現得更淋漓盡致，作者在小說中描述了一位「管心」的楊醫生與丈夫分開後，即使丈夫把原有居住的房子留給她，她只覺得這個房子是一個「陌生的單位」，¹⁹ 所以她便讓護士安排自己的診所每天晚上七點後不再診症，並選擇暫居在自己的診所裏，「睡在原本提供給病人的牀上」。²⁰ 而她面對的病人或者是寄信給她的陌生人都不要約而同地會暫住於不同的地方，而這些人往往會選擇居住在城市的交通工具中：

這些日子，我住在地鐵站內，說實的，那真是一個不錯的住處。

我在地車（地鐵列車）裏度過了一整天，這裡的酒店太昂貴，我也不欲住進骯髒的賓館。地鐵站將要關閉時，我便走向月台通往軌道的梯級，蜷縮在軌道旁的凹陷處度過一夜，僥倖地避開了工作人員的視線。²¹

這一位與楊醫生素未謀面的人，透過書信向她書寫著一個暫居於地鐵站內的經歷，這位寫信的人小時候居住於香港，其後與家人移民到加拿大，但他卻一直認為香港才是他的家鄉，但在「回鄉」時，發現這座城市變化極大，令他無法認出此地的模樣，縱使這個寫信的人曾經居住香港，亦縱使他的父親在移民後仍然有教他中文，但這個地方與他的記憶中完全失聯，這位寫信的人更提出香港改變了的佐證：「我看見過的那一列從軌道之下慢慢升起來的列車已經永遠消失。」²² 他從前記憶中的列車已經消失，當他想尋找這種列車的時候決定住進地鐵站內，但他只能看到「列車從遠處沿著軌道駛進地鐵站內」。²³ 寫信的人由香港移去加拿大，但又因為覺得這裡是家鄉而再回來香港，因為尋找不到匹配這地的記憶的證據，他又暫住於地鐵站內，但其後他又再次想離開這地，因為適應不了這地炎熱的氣溫而「打算到一個溫暖的地方去了」，²⁴ 小說中的他不斷一次又一次的移居去一個又一個的不同的地方，暫住了軌道旁的凹陷處，而作者對於這種小說裏暫住的居住空間歸咎到居住者的身份本質：

17.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頁16。

18.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頁11。

19.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輸水管森林》，〈居住的地方〉，頁2。

20.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2。

21.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3。

22.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3。

23.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3。

24.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4。

二十年前，母親乘飛機由加拿大回香港，突然感到肚子疼痛難忍，於是便在飛機上把我生下來。就這樣我成為了沒有國籍的人。……長大後，我總是希望可以在升降機、電車、飛機或巴士等地方定居。²⁵

故事中寫信的人自以為香港是他的家鄉，所以即使移民到了加拿大的他亦要回來香港，但原來他生於一架飛機上，成為了一個失去國籍，家鄉並不是香港亦非其他地方，所以只好不斷不斷的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但儘管如此，他仍然有想定居的念頭，但他想定居的地方卻仍然是短暫的空間，例如用以載人上落的升降機，在港島出現沿著軌道不斷停站的電車，抑或是飛往各地的飛機，就連他未住進入地鐵軌道旁的凹陷處先前所考慮的居所依然是人們用作短暫居留的酒店和賓館。因為他沒有國籍、沒有家鄉的身份，所有的居所都只能是一個「暫居的房子」，同時所有讓人「短暫」停留的地方都可是他的「居所」。

韓麗珠刻意於小說不斷營造不同短暫的房子，而這種小說空間是充滿浮動性的。謝曉虹曾經指出韓麗珠每一次的空間場景轉換，都是在透露著小說的意旨，於〈居住的地方〉中種種短暫的空間同樣是隱喻著香港人的集體經歷：隨著九七回歸的逼近和《中英聯合聲明》的一錘定音，香港的市民開始思考自己的去留，故事中寫信的人代寫了許多當時香港人的經歷，隨著對著未來未知的恐懼，香港出現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潮」，但亦因為對於外地的不適應，面對著不同歧視、職業錯置等的問題，又有大批香港人選擇回流香港，一如信中描寫著他的身世一樣。而對於回流的香港人，韓麗珠預言了一個十分絕望的未來：因為他們的離開，到他們因為回憶起這座城市以往的美好時，回來的時候會發現城市空間出現著極大的轉變，所以就算他們認為香港是他們的家鄉，他們回來後只可以臆想以往「那一系列從軌道之下慢慢升起來」²⁶ 卻其實早已消失的列車，作者在寫信的人最後的一封信中寫到：

突然想起我還未找到隱藏在軌道下的列車，你可否告訴我，它究竟在哪裡？²⁷

移民外地又回流的人，即時多次看到現在這個城市的列車的行駛方式已經變成「從遠處沿著軌道駛進地鐵站內」，²⁸ 但仍然不肯捨棄對舊有的回憶，深信能夠找到這種隱藏在軌道下列車，這樣令到他們永遠只可以存活在一個又一個短暫的居所，作者由此表達如果他們不肯放下既有的回憶，便無法重新植根這個城市。

與此同時，隨著香港面對著九七大限回歸中國的既定事實時，城裡的人紛紛開始思考著自己的身份認同，香港的殖民時期一向被人稱為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但正當這個空間需要被「歸還」的時候，香港人才發現自己難以尋找自己的身份，就如

25.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4。

26.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3。

27.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9。

28. 韓麗珠：〈居住的地方〉，頁3。

出生在飛機上的嬰兒，滿心等待著成長，卻由出生的時候已失去國籍和擁有家鄉的機會。因為香港這種特殊的背景下，儘管我們想於這個城市定居，所有我們想定居的空間都只會是一個短暫的「房子」，因為我們打從出生開始已經沒有自己的國籍，無從定義自己的身份，想透過自己居住的地方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時，卻發現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暫的空間下成功的找尋自己的身份。

從《輸水管森林》的兩部作品中，可見韓麗珠筆下對空間書寫的著迷，同時亦能夠發現作者往往會將香港人的一些集體經歷有意無意的隱喻在她小說裏異化的空間中，在韓麗珠的筆下，「房子」成為了她重要的空間意象，〈電梯〉一文中的「我」代寫了香港人從前的房屋歷史，到現在為生活而競爭並想住上一個吃人的電梯。除此之外，作者筆下的「房子」往往被呈現出是一個暫居的地方，小說裏的人好像永遠不能夠找到一個永恆的居所定居，〈居住的地方〉則是描寫著這種奇怪的現場，並同時代寫著移民香港人的集體經歷和香港人因為面對著回歸而產生的無國籍身份，導致他們終日不斷尋找著不同的居所，無法在一個「房子」裏定居。

三. 全景敞視的社會空間模式

除了居住的空間外，韓麗珠筆下的小說亦會呈現出另一種特別的空間——一個不斷接受規訓與監視的封閉空間。韓麗珠的這種不斷受侵擾、窺視並受約制的空間與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概念不約而同，²⁹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戒：監獄的誕生》一書中曾經就邊沁的全景敞視建築討論一種全景敞視式的社會空間模式：「全景敞視建築應該被視為一種普遍化的功能運作模式，一種是從人們日常生活的角度肯定權力關係的方式。」³⁰ 「全景敞視的社會空間模式」應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空間和場所，例如：醫院、監獄、學校、辦公室等，一個空間凡舉需要有隔離、教育、安全監護和強制勞動等等的功能，便有機會使用這種普遍化的空間運作模式。

在這種「全景敞視的社會空間模式」底下，會產生兩種規訓的效果：

1. 「封鎖」——這種空間具有凍結時間和中斷交流等消極性的規訓功能；
2. 「機制」——這種空間可以與各種由不同人制定的制度下巧妙地使權力運作得更加快捷和有效。³¹

這一種全景敞視空間建置，建立了一套緊密的規訓機制，導致最終空間內的個體不能自我的受到這種無形的空間權力所規範，縱然如此，監視與規範空間中的個體最後仍然會出現希望逃離的想法。韓麗珠筆下小說空間內，經常會出現受困、封閉的空間，這

29.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Cambridge & London: Pantheon Books, 1977), pp.155-157.

30.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pp. 157.

31.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pp. 157.

些空間包括：醫院、監獄、工廠和迷宮等，作者刻意書寫這種特殊封閉受監視的空間，用意在於揭示人們在受規訓的空間內被權力操控下的狀態。

（一）規訓與監視的「房子」

韓麗珠筆下的空間總是充滿規訓與監視的，而雖然空間是可見的，但權力卻不能透過肉眼所觀察，謝曉虹曾經這樣解釋兩者依間的關係：

韓麗珠筆下的城市空間似乎往往都是一種心理空間，不過，它們（韓麗珠筆下的空間）有時候也可以是非常「肉體」的。³²

韓麗珠的小說中，可見的空間總是常常用作探索和理解不可被窺視的權力運作方式，《輸水管森林》中的〈香蕉雜記上——雞〉一開首，主角的哥哥便告訴主角一個極度殘忍被監視、受困的故事：

巴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那裡的政府在鬧市中興建了許多地窖，把每年犯罪的人全都扔進去。地窖的頂部是鐵枝製成的欄柵，被困在內的人只消抬起頭，便可以看見無所來往雜沓的鞋底……由於罪犯在關進地窖以前，而被沒收了所有衣服，所以他們的身子不得不暴露在行人的眼前。³³

小說中的主角和哥哥生活在一個狹小的「房子」裏，因為常常會有陌生人從鐵閘外經過並好奇的往屋裡張望，令「我」覺得自己生活的地方就如哥哥所說的巴西監獄一樣，被困在「房子」內，所有的一舉一動都可以被人從鐵閘外窺探到。而「我」所面對的監視與規訓的來源並不只來自鐵閘外的陌生人，更來自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小說裡的「我」和哥哥長期感到飢餓，等待父母從晚上回來時帶給他們食物成為了他們填充肚子的方法，作者透過這個簡單需要等待他人送食物的情節，說明了在「房子」內的「我」和哥哥其實沒有自主性，需要等待他人的協助自己才不會感到飢餓，就像巴西監獄裏的囚犯一樣，當地窖被雨水灌滿的時候，犯人只好活活淹死在這個封閉的空間中，又或者是當冬天的時候，犯人因為沒有衣服只好活活被凍死一樣，「我」和哥哥若過沒有父母帶來的食物，也可能只可以活活的被餓死。

「我」的父母在他們不在家的時候會留下香蕉給「我」和哥哥用以「填充肚子」，但儘管這樣，他們仍是失去選擇食物的自主性，香蕉的存在只是為了填充肚子，而進一步強化這種封閉空間中的規訓的出現，是「我」的哥哥將唯一的食物——「香蕉」變成了他對「我」的獎賞甚至懲罰：

香蕉成為了他給我的獎賞，而在他心情壞透時，他卻要我一口氣吃下十多條香蕉。³⁴

32. 謝曉虹：〈城市空間癖及意義的旅程——讀韓麗珠的小說〉，頁63。

33.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輸水管森林》，〈香蕉雜記上——雞〉，頁1。

34.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2。

〈香蕉雜記上——雞〉中的哥哥由本身亦是受規訓和被監視的人，變成了制定規訓的人，文中哥哥除了透過控制著「我」進食多少香蕉從而控制著我，同時「他（哥哥）有時會溫和地跟我談話，有時會狠狠地揍我，或把我的手伸進火堆裡。」³⁵ 哥哥亦會像巴西的政府官員一樣沒收作為他的囚犯的「我」的衣服：「有一次，他打罵了我一頓，扯掉了我的衣服……」³⁶ 傳聞中的各個線索中彷彿可以發現，當「我」的父母不在舊房子的時候，哥哥便成為了制定規訓的人，但當哥哥因為被派信的人在白天攀在鐵閘外而窺看了他把「佈滿毛髮的醜陋東西強行塞進我的口腔內，我被逼喝下大量腥苦的汁液」³⁷ 後被父親趕走時，哥哥死命的抓住鐵閘，就像小說一開首說的「在市場被選中的雞」³⁸ 一樣，他的離開是脫離規範與監視的同時，亦是等待著死亡的來臨。作者在小說中不斷強調著一個封閉的空間是充滿著監視和規訓，同時亦描述著當我們以為我們擺脫了一個空間的監視和規訓的時候，其實這個城市有更大的規訓控制著我們。哥哥離開房子後，父母將「房子」裏的冰箱放滿美食，香蕉不再是唯一可以充飢的食物，亦不再是規範我行為的食物，「我」因為缺失了在這個「房子」規訓，這個封閉的空間變得相對自由，所以「我」苦候了多時的機會終於可以在家裡什麼人都沒有的時候，脫光所有衣服在家裡任意走動。但這種封閉空間內的自由只是短暫的，因為「我」在「房子」裏失去規訓，導致「我」每天在街上遊蕩的時候都會擔憂著自己有沒有忘記被衣服穿上。作者在這裡透露著其實我們的身體便是一個「房子」，當我們走到街上的時候仍然需要並對陌生人的目光，接受著這座城市的規訓：「穿著入時的衣服，禮貌地排隊候車、談話、交往、上班和上學」，³⁹ 一如謝曉虹就韓麗珠小說中看不見的權力解說所講：

從監獄時代開始，人類便被置於一個時時受到監控的處境。在城市的空間遊走，我們無法逃脫，其實還有窺視的目光，以及被操控的命運。當我們關起門窗在屋內沾沾自喜，殊不知一個更為巨大的支配者隨時可以把我們玩弄於股掌之間。⁴⁰

韓麗珠的小說空間中，透過不斷書寫受規訓與監視的空間，令讀者重新思考著我們在不斷反覆操練的封閉空間規訓底下，異化的感覺會從異化的空間延伸至人物本身，物化「人」作為規訓的一部分，「房子」就是一個最好的牢籠。

（二）「房子」內看不見的地方

韓麗珠的小說雖然充滿著受規訓與監視的空間，但作者在小說中亦不斷透露對空間規訓的挑戰，在韓麗珠筆下經常存在著看不見的空間，而這些看不見的空間是作者用以

35.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2。

36.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2。

37.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2。

38.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3。

39.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3。

40. 謝曉虹：〈城市空間癖及意義的旅程——讀韓麗珠的小說〉，頁63。

提出抗衡空間中的規訓和監視。韓麗珠的小說中，這些看不見的地方是規訓與監視的灰色地帶，〈香蕉雜記上——雞〉中，「我」和哥哥小時候住在狹小的舊房子裡時，為了躲避鐵閘外常常出現及經過的陌生人好奇望向屋內的眼神，會逃到其他人看不見的屋角躲避他們的目光，縱然敘述者生活在一個處處受人侵擾、窺視地方，自己的一舉一動受陌生人注視的房子中，但房子的角落成為了他們可以逃脫他人監視的空間，一個被窺視空間中的盲點。

與此同時，「我」在小時候，哥哥被派信的人撞破他把「佈滿毛髮的醜陋東西強行塞進我的口腔內，我被逼喝下大量腥苦的汁液」⁴¹ 後被父親帶走，直至後來「我」最後一次夢到哥哥時，想對他說的是若過那個時候哥哥是在無人看見的深夜「幹出那些事情」，⁴² 而非在白天的時候，他或許不會被自己的父親趕走。這裡再一次強調了作者對受規訓與監視的空間的質疑和挑戰，敘述者指出如果我們所作的行為在白天的時間進行，我們的空間便會被窺視，但只要空間因為時間轉移的關係變為一個看不見的空間，規訓與監視並不再存在了。作者為空間這個維度提出了的時間因素，會導致到空間變得若隱若現，不同的時間觀察著一樣的空間，我們可以窺視的視線會受到限制，時間亦變相成為了一個空間的盲點。

由此可見，韓麗珠以這個「房子」的空間進一步論述規訓空間建置的限制，〈香蕉雜記上——雞〉中「我」所居住的房屋於平日裏是一個不斷被窺視的空間，路過的陌生人會「不約而同好奇地往屋內張望」，⁴³ 儘管居所是一個封閉的地方，「我」和哥哥都生活在鐵閘內，在白天卻是沒有私密性的，派信的人會一直攀在鐵閘上呆呆的監視「我們」，令到我們的一舉一動被窺察，但同時韓麗珠亦提出一個疑問：當場景空間面對著時間的轉變，一個靜止的空間也會出現變化。當時間由白天推移至晚上，因為外人再「看不到」房子的內部空間後，一個可以被監視的空間變得不受控，由於缺乏監視，空間的規訓便變得失效，「我」的哥哥對我所做的事便不會被人揭發。

在韓麗珠的小說中，規訓與監視的空間亦是她一重要的書寫空間，透過不斷描寫一個一個被監視的空間去說明空間與權力之間的關係，〈香蕉雜記上——雞〉中描寫了一個不斷被監視與規訓的「房子」，這個「房子」內除了有外來的監視和規訓之餘，亦有屬於從家庭內部的權力規訓。縱然「房子」內部施行權力的哥哥離開了，監視與規訓並沒有因此消失，當「我」找出自己的「房子」時，自己就成為了一個「房子」的載體，一舉一動在白天下都會被觀察監視的同時，亦需要接受社會的規訓。但與此同時，作者在描述這種無形的規訓時，亦隱約留下一個灰色地帶供讀者思考，作者多次強調「房子」內會有窺探不到的黑色空間，「房子」可以窺探的範圍亦會因為時間由白天轉到黑夜而變得模糊，雖然監視與規範仍然存在，但因為這些空間的「盲點」，最終可以讓不

41.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3。

42.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7。

43. 韓麗珠：〈香蕉雜記上——雞〉，頁2。

合乎規範的事情在受監視下的「房子」盲點中發生。

四. 總結

上文梳理了韓麗珠小說《輸水管森林》中三篇小說的空間書寫，本文深入分析三部較少被討論的短篇小說，重新想像韓麗珠的小說世界中的空間構造，〈電梯〉一篇中，升降機的空間不斷被異化成為大小不一的「房子」，由五十多呎需要與人共住的升降機，異化為豪華升降機，再異化為會吃人的升降機，作者透過不斷改變的升降機空間隱喻香港，代寫了香港人居住的歷史外，更隱喻了香港人一種不斷遺傳必須不斷競爭而獲得生存空間的惡性循環。

韓麗珠筆下的「房子」會以種種形式出現，例如「豪華升降機」和「黑暗的衣櫃」等，但作者筆下的「房子」往往有一個特性，與韓麗珠的其他小說不同，在《輸水管森林》中的小說空間不斷強調及呈現一種「短暫」的空間，這些「房子」都只是一個暫住的空間，就如〈電梯〉中的升降機和〈輸水管森林〉裏面臨清拆的大廈。作者在〈居住的地方〉中深入討論這個「暫居」空間的隱喻，同時補充了當時文學的一種共性，作者以一個無國籍的移民回流人士作故事背景，代寫當時移民潮離開香港又因為種種原因回流香港的一類人，這類人因為過於著迷於從前的回憶，導致等他們回來的時候發現這座城市的現實和他們的回憶不符，形成了一種時空的記憶錯置，最後他們發現無論如何亦無辦法定居任何地方。作者同時透過這個寫信的人去隱喻香港面對回歸中國，而發現自己模糊的身份認同的故事，正因為我們沒有國籍，所以我們無法定居，只想在短暫的地方住下來。

韓麗珠的小說研究過往比較著重於空間與疾病、身體及家庭關係的然後，而本文主要論述空間與規訓權力的關係論文最後討論〈香蕉雜記上——雞〉一文中規訓與監視的空間，以及作者如何透過利用房子內「看不到的地方」嘗試挑戰規訓與監視中的空間建置的限制：規訓與監視的空間是韓麗珠一重要的書寫空間，作者以被監視的空間去說明空間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從這篇小說中描寫了一個不斷被外部和內部監視與規訓的「房子」，進而申述我們的身體其實亦是「房子」，不斷地接受社會的規訓。雖然小說不斷強調空間中存在無形的規訓，但同時亦可以觀察到作者隱約挑戰這一種「房子」空間的權力關係，刻意為「房子」留下灰色地帶。

韓麗珠的小說晦澀難懂，當中存在大量的空間變異、空間修辭，甚至冰冷物化的語言，本論文希望從空間隱喻和規訓與監視的空間書寫角度，剖析作者的小說，希望可以為香港空間文學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

編後記

《文學論衡》自創刊以來，為學界提供公開的學術交流園地，除本地的專家學者支持與投稿外，也廣邀海內外專家投稿，並敦請各領域的學者擔任匿名評審，務求建立嚴謹的學術審查，提高本刊的學術水平。

本期共收稿10篇，分送相關領域之評審審理，共通過6篇，通過率為60%。

本刊以論文題目的年代為序，本期刊登之6篇論文包括：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雄溪〈《大雅》〈大明〉解詁二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潘銘基〈論六朝佛家典籍對孔門師弟子事蹟之新增與改造〉、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吳志廉〈絕望中嘲諷——呂留良詩與抗清戰役〉、中國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莊文龍〈絕句起源論爭平議——清人對截律為絕說的接受、拓展與反駁〉、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劉燕萍〈從隔到不隔——論唐滌生編《蝶影紅梨記》（1957）〉、香港大學中文系碩士生梁悟心〈韓麗珠《輸水管森林》中「房子」的空間書寫〉。

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投稿的專家學者、匿名評審，本刊將秉持嚴謹的學術精神，期盼能繼續受到海內外專家學者的批評指導。 □